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北遊記 卷三

### 祖師遇著金刀難

卻說上界黑虎神，乃是趙公明部將，見主不在，亦變作一個少年女子下界，於深山中藏身。常於路旁假裝悲哭，千計百較拿人吃。一日變一女子，在路旁爛泥中悲悲哭哭，叫苦連天，見祖師來，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！」祖師同趙公明水火來到，見一女子在爛泥中叫救命，祖師知是妖精，用右手一扯，那妖精大驚便走。祖師趕近，用七星劍一指，那妖變出本相，卻是一個黑斑大虎。公明一見，向前用鞭便打，那虎見是主至，跪倒在地告饒。公明帶虎見祖師，祖師大喜不題。

卻說玉帝升殿，妙樂天尊奏說，祖師下界收得趙殺神、黑虎等。玉帝大悅，即著天尊領玉旨下凡，封公明高士神趙府大都督，金輪如意執法趙元帥，左手執索伏虎，右手執鞭避邪。公明謝恩。天尊回轉天曹，祖師同公明水火二將又去收黑氣。

卻說黑氣是關羽有一沙刀成精，號為金烈將軍，內有刀兵三千，俱能變為人形，在天台山居住。若有人在山下過者，拿入山中，用刀砍為肉泥而吃。一日，祖師巡行黑氣到天台山，那刀精變成一人，身長腳小，遍體金光。祖師見有金光遍身，知是妖精，腰中拔出三台七星劍砍去，那刀精一見來迎，鬥上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刀精顯出神通，一時間滿陣飛刀四起，漸漸逼近。祖師不能抵敵，被飛刀刺入體中，死於陣內。沙刀精見祖師傷死，收轉刀兵，入天台山去不題。

卻說水火二將、趙公明三人，見祖師被刀傷死，心中煩惱。水將曰：「我與你兄弟們在此，眼睜睜地看著也是枉然。小弟愚見，不如趙兄守住祖師屍首，我同蛇弟去上界見三清，看是要如何救得祖師。」趙公明曰：「賢弟主見極是，我在此守，汝二人火速前去。」

水火二將別了趙公明，駕上雲端，直往上界，到三清觀中，入見三清，拜倒階下。三清問曰：「汝二人跟隨汝師下凡收黑氣，到此為何？」龜、蛇精將遇刀精飛刀前事說了一遍。三清法王聽罷，即傳法旨，宣妙樂天尊到觀。妙樂天尊入，參見畢，太上老君言曰：「你弟子玄元下凡，遇沙刀精，被飛刀傷死。水、火二將為此求救。汝可作速下凡，救醒汝弟子，收了沙刀精，若不速救，過了一句，化為血水，永不復原。」天尊唯唯領諾，同水、火二將辭了三清，回轉殿內，降下凡來，前到屍邊，念動真言，把身內神氣聚集於祖師屍口中，連呵氣三口。祖師漸漸醒來，看見師父，回身下拜，謝師父救命之恩，問師父刀精之事。天尊曰：「此非別妖，乃普庵祖師名下一個徒弟的法寶，走下凡間作怪。」祖師曰：「普庵禪師徒弟是誰？」天尊曰：「乃三國時人，姓關名羽，字雲長是也。」祖師曰：「弟子聞雲長只是三國時一義勇之士，安得入天曹受封為神？」天尊曰：「弟子有所不知。凡間但有忠臣孝子，正直無私者，俱有土地查冊填奏，壽數終則入上界，論功而爵，樂享天祿之報，何其無矣。昔關羽生於三國之中，忠義不忘，遭呂蒙詭計，死而不屈，烈烈陰風不散，聚於雲端。夜遇普庵祖師靜坐，神言一發，則關羽墮下壇前。普庵法師即與之受戒為徒。一日普庵成道，帶上天曹。玉帝封關羽為忠義大將軍，日把天門，夜管酆都，因西天如來說法，關羽乃知有輪回之苦，托疾奏主，密同周倉、關平，在西天聞法，不敢帶沙刀前去，留在家中。不想此孽畜見主不在，走下凡間作怪，弟子若要收那沙刀精，要去西天見關羽，叫他自來，方可收得此物。」祖師聞言大喜，送了師父，吩咐趙公明同水、火二將在此守住，自己駕一朵祥雲，往西方見如來。

如來正在雷音寺中講經說法，見一朵祥雲至，如來對關羽曰：「上帝有難，來見汝矣。」關羽曰：「見弟子為何？」如來曰：「少刻便知。」言未畢，上帝從外而入，拜於壇下。如來降階扶起，問曰：「上帝到此來見，先已知矣，請坐。貧僧呼關羽來，上帝詳言之便是。」上帝曰：「諾。」如來呼關羽見上帝，參見畢，祖師將沙刀之事說了一遍。關羽曰：「某刀作怪，蒙上帝光降召某，安敢推辭？但某一心慕佛法至此，聞經未悟，安可去得？容其開悟便行。」如來曰：「弟子有所不知。上帝乃玉帝一魂化身，因貪心不了，而墮下凡間，今已復回金身。汝乃臣子，他乃主，主欲臣死，不得死；父叫子亡，不得不亡，他今既來，安有不去之理？」關羽曰：「去則當去，聞法未完，何緣再會？」如來曰：「法雖未完，汝在此即拜上帝為師，生生世世，不入塵勞，不須聞經說法，亦可脫輪回之苦矣。」關羽聞言大喜，謝了如來，吩咐關平、周倉回家，轉身拜了祖師。祖師大悅，辭了如來，同關羽離了西天，駕雲下凡，與水人二將、公明來相見，眾皆大悅。

次日平明，關羽於天台山前吶喊連天。那刀精正在洞中飲酒，見洞外吶喊，心中大怒，披掛走出洞門口。只見關羽身長九尺三寸，面如重棗，身穿綠袍，坐一匹赤兔馬，殺氣騰騰，刀精抬頭一看，見是主將，骨軟如綿，變出本相，倒於地中。關羽向前用手一拿，持回見祖師。祖師大喜。奏知玉帝。玉帝旨到，封關羽為崇寧王道太真君朗靈關元帥之職，照舊日把天門，夜管酆都地獄，巡遊抄察；左手執金烈沙刀，右手執紫微敕印，左腳一播神，右腳一火車，助上帝降魔。關羽謝恩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祖師收雷田二將

卻說祖師又收得了沙刀精，同水火等又行至雍州地方。忽見妖氣閃閃，又有怨氣沖天。祖師抬頭一看，見一老人悲悲啼啼而來，祖師向前問曰：「老長者哭為何事，這般悲切？」老人曰：「老夫此處乃是雍州地界。老夫姓孫名皓，一家七口俱齋三月三日。」祖師問曰：「齋三月三日為何？」老人曰：「老夫聞言說，有一人為武當山中修行成道，今已上天，我等求其福庇，故齋他的生日。」祖師曰：「既齋他生日，你乃是一個善人，亦無害於你才是。汝為何今日有這等悲哭？」老人曰：「哭者非為齋事而哭。老夫此處不遠有一山，名叫雷神山，近來有一妖，頭帶道冠，鬼頭三眼，手用一槌，自號為新興王。其妖色心最重，但有本處人家，若有室女欲擇日過門成親，先一日務要送入他山中過了一夜，次日方有命行嫁。若不送去，自然有害，當自山中而出，打死那行嫁女子一家。老夫有一女孫名喚金蓮，亦擇明日行嫁，商議亦要送去。孫女又不肯去，若女孫不肯去，則我一家難保，故此悲哭。」祖師曰：「我學有法術，能除妖怪，你不必悲哭，我救你便是。」老人聞言便拜。祖師即吩咐老人回去，用心持齋，整點孫女行嫁，不必掛心。老人拜謝回家。祖師喚過關帥，吩咐叫他變作一個女人。祖師自己變成一老人，直到雷神山洞門口。那新興王一見老人送女子至，大喜，正欲出洞抱女子入洞，祖師大喝一聲，關帥變出本相，殺入洞中。那妖回手不及，被關帥殺入洞中，捉住押見祖師。祖師即與火丹丸吃下，收在部下為將。

同關帥等又行不過三十餘里，此處有一山，名落魄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名三了洞，洞中有一大王姓田名華，常令小妖下山巡哨，若有人過此山者，用討金銀買路；若無金銀買路，遭雷神打死，大風吹入洞中，取心肝泡酒吃。一日小妖正在山前攔路，祖師同眾將至。小妖上前攔住去路，要問祖師等討金銀買路。祖師見妖氣迷空，知攔路者是妖怪，取出三台七星劍一砍，小妖便走。祖師趕至洞前。小妖走入洞中，報知田華大王，稟說前事。田華大怒，即時於洞中作法，神雷飛起，打出洞門。祖師一見，用七星劍一指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其雷不動。田華見雷不動，出洞亦不答話，提槍望祖師便刺。戰祖師不過，正欲走入洞中，被趙帥丟起火索縛了，解見祖師。田華連聲求救，願降祖師，祖師大喜，取出火丹丸與田華吃了，收於部下。祖師收得二將。寫表奏知玉帝，玉帝大悅，即封新興王與田華二人為雷開、苟畢二元帥，各執一令，隨師降妖。新興、田華謝恩。

祖師又與眾將隨路而上，至七十里外，遇一老人，姓張名萬，見祖師一起眾人，如道人一樣，向前施禮問曰：「列位尊師要往何處？」祖師曰：「我等師徒，於路降邪。」老人曰：「列位既能降邪，老夫敝處有一山，叫作鬥隔山，山內有一妖怪，並不見形，但見人有好物美色，用風吹入洞中享用。師父等果有法術，可去收此妖，與民除害。」祖師聽罷，別了老者，帶眾將前至鬥隔

山，喊殺連天。只見洞內閃出一人，生得赤髮獠牙，用著風輪，手提大刀，望祖師便砍，祖師一見，舉劍相迎。戰至二十合，廣澤不能勝祖師，念動真言，風輪中狂風大作，祖師眾將歡散，將祖師吹在三十二天之外。祖師大驚。吹到一處，見有一大殿，殿上有一匾，書「無生殿」三字。入殿門內，見一人頭戴道冠，身穿道袍。祖師向前行禮，動問稱名。道人曰：「某姓戚名兆，道號水台仙人。」祖師將收妖被風吹一事，說了一遍。道人聽罷，微微笑曰：「汝乃金闕化身，尚未識此術？」祖師曰：「貧道實不知之。」仙人曰：「此風乃北風清氣，是此人執掌，聚在一處，用之害人，散之則天下人自清涼。某有一丸，乃收千百劫之風火煉成，汝可帶去，若戰之時，則風吹你不動。」祖師接過仙丹，拜謝離殿，駕雲轉回門隔山。與眾將相見，言前事，眾將各各歡喜。次日平明，祖師將丹含在口中，到山前請戰。廣澤大王又用風輪吹祖師，祖師端然不懼。廣澤見吹祖師不動，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眾將向前拿住，叩頭願降。祖師大悅。玉旨到，封廣澤為風輪周元帥，隨師行道。不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祖師收瘟過火燄山

卻說山東寧海縣，出一妖怪，不見其形，招人之夢，說他姓張名健，行種麻痘之瘟，害民家幼童。若有些兒下到處者，便種害痘害麻，害死人家子女。

且說祖師至此，見一道妖雲自半空中而來。雲中有一人，眉清目秀，頭帶二郎盔，押著三個孩子。祖師一見，拔出三台七星劍，當空便砍張健。張健大怒，拔刀來迎。戰至五十合，一般平折。張健曰：「我與你無干，汝在上界，我在中界，何不守分？」祖師曰：「為汝行瘟害民，某特來收汝。」張健聞言，亦不答話，又與祖師戰。被祖師招動眾將，一擁殺進。張健不能抵敵，大敗走入洞中，緊閉洞門不出，祖師用計叫蛇精變作一個孩子，於洞門口泣哭，小妖捉入洞中見張健，張健料是捉來者，便欲開口食之，被蛇精變出本相，一滾入腹，在肚中爬將起來。張健受痛不過，倒在地上。蛇精在腹中言曰：「汝好好開洞門，接我師父等人洞便罷，半言不肯，我在汝腹中爬死你。」張健連忙開了洞門，接師父等眾入洞中，跪在地下告饒。祖師大悅。付火丹一丸與他吃下，叫蛇精爬出來。玉旨一到，封張健為盡忠張元帥，手執瘟槌，隨師行法救民。祖師離了寧海縣不題。

卻說離縣有百餘里，有一山，名火燄山。來此天色已晚，祖師等欲在此山中歇息，忽見妖雲一道，眾皆大驚。只見一妖頭戴道冠，手持火輪刀，前面一個小妖，手持一面紅旗，上書「水難城大王謝仕榮」八大字，自半空殺來。關張二帥一見，向前抵敵。仕榮吐出真火，毫光閃閃，熱氣衝人殺來。關、趙二帥大敗。祖師見二將大敗，拔出三台七星劍助戰。仕榮亦吐出火來。祖師一見，念動真言，叫過龜將，用六星劍自北一指，指出坎中真水。一直殺去。仕榮屬火，見真水一至，其火自滅，遍身寒冷，大敗走入洞中，閉上洞門不出。祖師見仕榮不敢出戰，心生一計，叫龜精變成一個小妖，自空而下，於洞門口與眾小妖打起來，扭見仕榮。龜精變出本相，水湧滿洞。仕榮大驚，走出洞門，被祖師用劍一指，坎中真火滔天，湧塞洞中。仕榮不能得出，身上又寒，小妖叫苦連天，俱被浸死。惟仕榮浸得戰戰兢兢，進退無門，被田華殺入洞中，向前捉住見祖師。祖師問仕榮曰：「願降否？」仕榮被水浸得七八將死，只得歸服。祖師顯出神通，將坎中取出三分真火，聚成一丸，付仕榮食，亦為表奏知玉帝。玉帝大悅，差駕前掌令官責玉旨，封仕榮為火德謝天君，手持金鞭，架火輪刀，隨師行教。仕榮謝恩，與眾將離了火燄山不題。

卻說祖師離火燄山，來到此處，有一崑崙山，山內有六個妖魔，自號為天地日月年時六毒。常於路旁放毒害民。有人過此者，不無受傷。祖師來至崑崙山前，見妖怪擁起，對眾將曰：「此處妖怪非比等閒，內有光彩，其中必有毒氣，各宜仔細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一陣狂風吹來。祖師手持三台七星劍擋住，被毒氣對面衝倒，不省人事。眾將逃散。少刻間，毒氣退去，眾將聚集尋祖師，見祖師悶於地中，不省人事。各各大驚。關帥等面面相看，亦無救師之策，遂向眾將曰：「列位看住師父屍首，某往上界見三清求救。」眾人道：「諾。」關帥即駕雲往上界，見三清拜伏，將師受毒悶倒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三清曰：「此是崑崙山朱彥夫手下六員副將，名六毒神，走出毒袋於山下作怪，要救汝師，除非去崑崙山叫得朱彥夫去，方可救得。」關帥曰：「恐弟子去，彥夫不肯去救我師。」三清曰：「汝去，他焉肯行，其人有一法寶，名被毒袋，最是利害。我等同汝去，先救醒汝師，自去見他，倘未肯降，汝師去收回六毒之時，當以計收之。」關帥聽罷大喜，同三清駕雲直至崑崙山。見毒氣罩定祖師，昏昏不醒。三清念動真言，用扇一扇，將毒氣扇散。三清用淨水於祖師身上週旋而灑，連呵三氣，祖師微微醒來，開目看見三清，祖師連忙下拜。三清曰：「汝被迷失者，為受六毒之氣，若要收除此毒，除非去崑崙山頂祈得朱彥夫，除得此毒。」祖師曰：「當用何術除之？」三清曰：「汝若出戰，其人必開毒袋裝汝諸將。我有寶扇一把，名曰逍遙扇，歷千百劫來，諸氣邪妖俱不敢近，一扇即滅。汝可拿去，付汝部將謝天君，其人原是火德星。倘遇戰之時，若見彥夫開袋，叫他即帶我寶扇入袋，用火燒出來，即時將毒袋燒破，不能裝汝，方收得此人。彥夫若降，此扇送入上界，不許有誤。」祖師聽罷，叩首拜謝。三清駕雲回轉天宮。祖師即吩咐謝天君依計而行。

次日平明，祖師駕雲，同眾將去到崑崙山頂，入見朱彥夫。朱彥夫端坐不動。祖師向前施禮，彥夫在座上昂然問曰：「來此者何人也？」祖師曰：「某乃北方真武將軍，領玉旨下凡收黑氣。」彥夫曰：「收黑氣到此為何？」祖師曰：「山下有六毒之害，聞說是汝部將作亂害民。煩汝去收之。」彥夫曰：「汝既領旨收黑氣，又與我將作對，不能收他，何敢來我處見我？」祖師曰：「我領旨收盡妖黑之氣，無非為玉帝出力，與民除害。今叫汝去，則亦何其出此之言。」彥夫曰：「不許汝再胡說。如不速去，某有一法寶，能裝盡汝等，七日而化為膿水。」謝天君聽罷，忍下住心頭之火，向前便罵彥夫。彥夫亦不答話，取出裝毒袋丟起。眾將俱走。

惟謝天君端然執扇立於階前，被毒袋裝住。祖師等殺轉，與彥夫大戰。謝天君於袋中用火燒將出來。彥夫見袋燒破，大驚，被謝天君用扇對頭上一扇，彥夫不能走脫，跌倒在地。眾將捉住，彥夫拜降。祖師用金丹一枚，補起毒袋，取出火丹，與彥夫食下。玉帝旨下，封彥夫為管打不信道法朱元帥，手執金槌，帶五毒袋，隨師行道。朱彥夫謝恩，稟師下山，將毒袋扯開，把六毒盡收入袋裡，回見祖師。祖師大悅。彥夫曰：「某今收盡毒氣，恐天下人日後將雜邪之氣，呼為六毒之氣，借我名假收毒氣，某願除去假行之人。」祖師曰：「可。」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祖師入天宮收華光

卻說祖師正欲同眾前行，忽見一朵祥雲降下，乃是西方太白金星，有玉旨到，宣讀云：朕自卿入道，滿心歡悅，中界黑氣，今以漸斬。朕不料華光不改原心，打朕太子，今又放火燒南天寶德關，天宮大亂。眾臣舉卿乃北方王癸之水，能除南方丙丁之火，可收華光。見旨火速前行，不得有違！

祖師謝恩接旨，吩咐眾將，同太白星駕雲直入天宮關內，正遇華光。祖師拔出三台劍喝曰：「來者何人！不得無禮！」華光答曰：「某乃在此名勝，好酒貪花，號作花酒馬靈官是也。」祖師曰：「莫非昔日華光麼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祖師曰：「玉帝有何虧你。敢放火燒南天關？」華光曰：「汝在北方，我燒南方，與你何干？」祖師曰：「某奉玉旨捉汝，好好受縛便罷，半言下肯，少刻叫你化力烏有。」華光乃火性之人，聞言亦不答話，手持長槍，望祖師便刺。祖師顯出神通，頭頂三十三天，腳踏五湖四海。華光一見，亦變作三頭六臂，與祖師大戰，祖師招動眾將，四邊殺進。華光大敗，走去北方。祖師趕去，華光一見，丟起三角金磚。祖師用旗一捲，將金磚收了。華光心焦，又將風火二輪撤去，又被祖師用七星劍收了。華光驚慌，用火丹丟起，又被捲了。華光進退無路，拼命死戰。被祖師驅動北方王癸水，將華光淹倒在地，用降水棍壓住四肢，不能動彈，華光乃是如來面前燈花堆積，後如來念動真言咒成，華光乃火之精、火之靈、火之陰，以此遇見北方王癸之水，故不能脫，被上帝捉住。祖師曰：「你這畜生，不知世務，汝有何神通敢打太子？今被某捉住，有何理說？」華光被水壓住，四肢不能得動，哭曰：「弟子因鄧化所逼，出於無奈，

只得如此，今日被上帝捉拿，乞發慈悲之心救我。」祖師曰：「汝若肯改邪歸正，我收汝在我部下為將。」華光連聲應曰：「上帝若肯救我，情願歸順，永不敢反。」祖師即取出聚水珠一顆，化成一粒，叫華光吞下：「我便救你。」華光只得吞下。祖師曰：「那米乃是我聚水珠化的，你今吃入肚中，後若有反意，我念動咒語，你肚中水滾起來，汝七日化為水。」華光曰：「蒙上帝救命之恩，永隨左右。」上帝聽罷，即將降水棒拿起，放了華光。華光告曰：「蒙師父收留，無奈天兵要捉我緊，如何得脫天曹？」祖師曰：「汝乃是火星，可向南方而走。」華光曰：「弟子法寶俱被師父收去，如何去得？」祖師即取前法寶還華光。華光別了祖師，走下中界。

祖師回見玉帝，入朝山呼畢，玉帝曰：「朕召卿捉華光，捉得否？」祖師曰：「臣亦曾收了華光。」玉帝曰：「既然收了，何不解見朕問罪。」祖師奏曰：「臣觀華光非故造反，乃因事逼不已，乞我主寬恩，容華光去中界助收黑氣，若有功之日，將功折罪。」玉帝依奏。祖師又奏明玉帝下凡收黑氣。玉帝聞奏大悅，親自把御酒三杯，掛彩出朝，祖師謝恩，同眾將離了金殿。出南天寶德關，降下凡來，照舊同眾將巡路而行。來到一處，乃是懷州府管下。在村中見一漢子，悲哭而來。祖師向前問曰：「尊翁所哭為何？」那漢子曰：「某姓李名舟方，敵處因前年新有一妖，夜間托村中人夢，說他姓黨名歸藉，身生得黑色，叫眾人要立廟與他。若逢過年端午要人三牲酒醴去祭他；如不依他，一日要去我村中五人。眾人當日不信，果應其夢，村中三日，連死一十五人。眾人只得禱告，起一廟與他祭賽，果然一年平安。今年近端午，那妖來托村中眾人之夢，說他今年不要三牲酒醴，要我女兒送去廟中周載於他。說明年對日放出。如不肯，他將村中人盡行害死。某止有一女，如不送去，則害他眾人性命。端午之日，眾人要來我家，搶去廟中。我進退無路，因此悲哭。」祖師曰：「尊翁不必悲哭，某等師徒數人有法術，能治得此妖。」李舟方聞言下拜。祖師曰：「不須拜，放心回去，自有分曉。」舟方別了祖師回去。祖師喚過朱彥夫，變為一個女子，自變李舟方，吩咐將埋伏廟側，送入廟中。小妖稟知，黨歸藉大悅出洞，欣然下階抱女子入洞。被祖師變出本相，拔出七星劍，朱元帥又變出本相，那黨歸藉正欲逃走，被蛇精於架上跳下捲倒在地。黨歸藉叫苦連天。祖師曰：「願降否？」歸藉連聲願降。祖師取出火丹一枚，與歸藉食下，放火烧廟，拜表奏帝，封黨歸藉為考較黨元帥，手執笠槌，隨師降魔。歸藉謝恩畢，祖師又同眾人前行不題。卻說那村中人見廟中火息，人民無災，各各望空拜謝。祖師慧眼看見，駕雲回轉，見眾民借舟方拜曰：「非道真則我一村人俱受害矣，請問師姓名。」祖師寫下「北方真武將軍」六字，駕雲上半空，披髮於後，腳踏龜、蛇，手持三台七星劍。眾人仰頭一看，各各下拜。霎時間不見。村中人立起一廟，塑祖師神像供養不題。

卻說西安府有一地名黑松林，有一妖姓康名席，頭戴二郎盔，三絛須用瓜鍾，在仁聖岩中興妖作怪。祖師同眾將來至黑松林，康席變一強寇攔路，要問祖師討金寶肉食買路，師說：「我等是出家之人，哪有金寶肉食？」康席曰：「既無，敢連應我三聲，放你過去。」祖曰：「果無寶肉，十聲敢應。」康席見祖師應聲未罷，念動咒語，半空中飛出一銅鐘，將師蓋倒，康席回洞。眾將向前扛抬不起，各各憂悶。叫蛇精去見妙樂天尊。天尊問蛇精曰：「汝隨師降妖，來此為何？」蛇精將師被鐘蓋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天尊即同蛇精下凡，念動真言，取出淨水一碗，向東一灑，東風將鐘吹開。祖師死於其中。天尊將還魂丹一粒入祖師口中，連呵氣三口，祖師醒來拜謝。問妖怪之事。天尊曰：「此怪與後洞煙道士通家相好。他今不在洞，不知何去。吾變作道士，蛇精變作仙丹，某送去，那怪必不疑忌。食我之丹，收卻此妖便了。」祖師大喜，同眾將在黑松林山下等候。

天尊搖身一變，變一道士，蛇精變仙丹，送去。小妖報知康席，康席出接。道士曰：「久聞台范，聞大王昨日勞心，敝洞煉有仙丹二粒，不敢自食，敬送一粒奉大王增百年。」康席大喜拜謝，接過仙丹，吞下肚中。天尊曰：「汝識我麼？」康席曰：「何其癡狂說話？我與你久處知交，何言不識？」妙樂天尊曰：「某非道人。」變出本相，與康席看，康席一見大驚。天尊曰：「汝才食那仙丹。乃我蛇精變的，因汝用鐘蓋祖師，故來收汝。」康席不信。天尊呼一聲蛇精，那蛇於肚中應聲，爬將起來。康席腹中疼痛，跌倒地下。天尊曰：「願降否？」那妖吐痛不過，只得說降。天尊叫祖師入洞，取火丹一丸與康席食下，叫出蛇精。妙樂天尊駕雲奏玉帝，封康席為仁聖康元帥，手執金斧，助師降魔下題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祖師得紫微化身

卻說貴州府一村中，有一橋，名曰通神橋。橋下有數萬鬼兵，夜深則出，天明不見，叫聲慘慘。有一為頭者，姓龐名喬，頭戴金圈。此橋黃昏至夜深，無人敢過橋行船。若有行船過橋者，則鬼兵扯入水中而吃，其屍不見，此地方之人，俱不敢過橋，艣人不敢駕船。祖師同眾將至橋邊，黃昏時候與眾將安歇橋中，一更時分，只見陰風颯颯，鬼聲慘慘。祖師曰：「弟子，此處又有妖怪，各宜仔細。」言未畢，眾鬼兵上橋，把眾人便扯。被祖師等持刀相砍。眾鬼卒走入水中。龜、蛇、金烈沙刀殺入水中，眾鬼報知龐喬。龐喬殺出洞來，正遇龜、蛇二將，大戰一場。龜、蛇抵敵不過，走上岸來。龐喬趕上，正遇朱元帥，大殺一陣。朱元帥將五毒袋丟起，將龐喬裝入袋中，解見祖師，叩頭歸順。祖師將人丹一丸與龐喬食下，寫表奏帝。旨到封龐喬為混炁元帥，手持金刀，隨師收妖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天上紫微星有難，墮落凡間，於西川高林長者家中出世，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已十五載。紫微長大成，取名叫作高員，生得堂堂一表，人物清俊。隋煬帝元嗣，一日文武議論。魯平叔出班奏曰：「主公未有太子，只有公主名玉勝者，今已長成，可招一個駙馬，以為見喜，或有太子，未可知也。」煬帝依奏，傳下旨意，高結彩樓。高員亦未婚配，聞朝廷招駙馬，亦至彩樓下行走。公主一見高員，人物清雅，即拋玉絲鞭，招高員入朝。煬帝大悅，封高員為駙馬之職，大設御宴群臣。次日，隋煬帝升殿。傳表官奏說，邊關有告急表傳上。煬帝在御案一看，卻是北方蕃王作反，兵犯邊關，煬帝大怒，問眾群臣。魯平叔奏曰：「臣觀國中新招駙馬，可為押兵，楊禮之子楊擒虎者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可為前鋒。方可退得蕃兵。」帝依奏，即宣楊擒虎同駙馬押兵出朝。駙馬去至關前，與蕃將那達答兒大戰，那達答兒戰擒虎不過，大敗而走，駙馬催兵殺去，蕃將死者不計其數。蕃王走回北方。駙馬帶兵回朝見帝，帝大悅，但日夜所憂者，為無子即位，終日建醮，煬帝自不登壇禮拜，日夜宮中作樂，生計欲刮天下民財。

忽一年七月七日，天上有一星墮入駙馬府，晦光閃閃，此星正是紫微星。駙馬睡去，夢中朝金闕而回，故有此星。煬帝於宮中飲酒，看見大驚，不識是星，問內臣曰：「此怪落於何處？」群臣奏說落入駙馬府中。帝大怒。次日升殿，召駙馬入朝，山呼畢，帝曰：「孤招卿為駙馬，三載未見所出，昨日見一物，晦光閃閃，墮入卿宅，必是妖怪。」傳下旨意，欲斬駙馬。駙馬大驚，叩頭奏曰：「臣乃西方人氏，高林之子，安是妖怪？乞我主留臣殘命，再過一載無子，甘受其罪，臣決非妖怪。」帝怒息依奏。駙馬出朝，眾臣朝散。駙馬回府與公主言說前事。公主大驚，每夜於後園燒香祈嗣。一日於後園睡去，西方太白金星托玉勝公主夢曰：「汝父無道，應該絕嗣。汝夫乃天星，因得罪玉帝墮凡，今亦皆無子。」說罷而去。玉勝公主醒來，次日對駙馬說太白金星托夢之事。駙馬大哭，別了公主，於後堂自縊身死。公主看見，大哭一場，入朝奏帝，具棺槨葬埋不題。

卻說駙馬縊死，魂魄飄飄蕩蕩，土地見是紫微星，欲帶見閻君。正遇祖師尋黑氣同眾將前來。土地出接，奏知駙馬之事。祖師叫土地帶來相見。駙馬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。祖師寫表奏知玉帝。玉帝赦紫微星前罪，封紫微為烈性九天降生高元帥，左手執青銅劍，右手執金盆，金盆內束髮紫金冠一項，隨師降妖。高員謝恩不題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祖師收五雷五音

卻說西川有一山，名曰察思山，山中人起有一廟，廟中有五個神像，俱有姓名，名周昌、趙廣、史定、劉澤、裴漸。祖師同眾

將巡黑氣至，忽遇大雨。祖師同眾人入廟避雨。正欲坐下，見妖氣騰騰。祖師大驚，仰面一看，見有五個神像能動，自己五人打將起來。祖師正欲同眾人走出廟門外欲行，見天一時變黑，雲霧迷人，雷聲大響，震動天地。祖師舉步不能動，頭疼眼花，悶倒於地。關帥大驚，向前將祖師背走出廟，不省人事。眾將煩惱，議叫高帥駕雲去請妙樂天尊來救祖師。

卻說妙樂天尊正坐在長生殿，忽見高帥至，問曰：「汝隨師降邪，來此為何？」高帥將入廟被雷霹之事，說了一遍，天尊曰：「廟中五人者，乃是五雷神，要自己相打，才有雷聲。既師被害，不省人事，你可火速去東天，請五雷的主人來，方收得此怪。」高帥曰：「他主人是誰？」天尊曰：「雷主姓鄧名成，號為天君，在太華宮住，可火速前去。」高帥辭了天尊，直到太華宮見鄧天君，參拜畢。天尊曰：「聞汝從北將軍降黑氣，到此為何？」高帥曰：「某隨我師降妖，去到一處，有一廟內，有五位神，一時間自相打架，雷聲一起，我師走出廟門，不省人事，便問天尊。天尊說是天君管下部將，乞天君發下令，可即收降五雷神，救醒我師。」天君聽罷，即同高帥下凡。諸將相見畢，天君作法，含水口中，於祖師面上一噴，祖師醒來，拜謝天君。天君於廟門大喝一聲，手執令牌一照，五雷神跪於天君面前。天君用手自南方一指，指出五個雷公，尖嘴雞翅，手執尖錘近前，那五神變出真形，卻只是五個鼓，五雷神押住。天君曰：「此五雷，我不留，隨汝去降妖。」祖師大喜。天君回轉太華宮。祖師又得五雷同行。

去到一處，有一山，名曰白巖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名曰白石洞。洞內有一妖，原是江真人名下用的一管筆成精，取姓田名乖，手下又帶有一十二員小將：一名山妖，二名水怪，三名石妖，四名岩妖，五名金妖，六名木妖，七名土妖，八名火妖，九名泥妖，十名沙妖，十一名人妖，十二名星妖。管理一法之寶，乃是一個紙簿，約有三十餘張，極有神通。若遇見人來，展開，人自入簿中，常帶入洞食之。一日田乖出洞，正遇見祖師。師徒未曾提防，被部下二妖將簿展開，把祖師眾人俱裝入簿中，帶回洞內。田乖大喜，吩咐手下備席，欲取出祖師等眾人出來下面。祖師等眾將在內，聽見大驚。馬元帥曰：「不妨，此簿乃是紙的，我有火丹在身，你等各執器械等候。」言罷，馬帥取出火丹，周帥用動風輪，簿中火仗風威，風仗火勢，燒將起來，將簿燒穿，眾人各執兵器殺出。田乖拿簿逃走。祖師、鄧元帥、高元帥出來未及，被田乖連簿帶去。眾帥查不見師等三人，十分煩惱。眾人商議，去見三清，拜伏告前事。三清聽罷，即宣妙樂天尊到殿。三清曰：「汝弟子目今有難，被田乖收入簿中，不能得出，眾將來求救，汝當去救他。」天尊曰：「要救他三人出簿，此物是江真人法寶，除非去請江真人來此，方能救得。」三清曰：「汝可火速同眾將去。」

天尊別了三清，去到白巖山山頂。天尊入庵見真人，真人出接恭迎，拜畢。天尊曰：「汝法寶可在否？」真人答曰：「我的法寶，付田乖收管在洞裡。」天尊曰：「既在，可取一觀。」真人入洞去尋不見，真人大驚，出見天尊，告訴不見。天尊笑曰：「汝用磨煉功夫，受五百劫得此寶，亦不留心管理，某正為汝寶而來。」真人曰：「天尊為某寶而來，必知吾寶下落，乞指教尋之。」天尊曰：「北方真武將軍領玉旨下凡收黑氣，來到白巖山，遇汝將田乖，將妝寶打開，把吾弟子拿入簿中去。汝尚不知。可火速救出吾弟子，取回法寶，免犯天條。」真人聞言大驚，前同天尊去到洞前，叫出田乖，田乖聞是主人至，即帶一十二員妖將出迎江真人。真人一見田乖等即時變出真形，三眼青面獠牙，喝一聲，那十二員妖精俱變出原形，田乖亦變出本相，卻是一枝大筆，叫苦在地。真人大罵田乖，將紙簿用手一指，指出祖師等三人，捉住田乖。真人收了法簿，吩咐田乖歸順祖師，別了天尊回洞。天尊叫過田乖隨師行法，別師回轉大曹。祖師付火丹一丸與田乖食下，隨路而行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